



每逢佳节 回王吴军

古代女子盼元宵

元宵节是年的尾声，人们除了吃元宵，还要出门去看花灯和猜灯谜，元宵之夜，大街小巷往往是张灯结彩，笑语盈盈，非常热闹。在古代，女人最盼望过元宵节，因为那时的女人在平日里轻易不能出门，元宵节赏灯是非常难得的去大街上游览的好机会，年轻的男女还借着元宵节这大好机缘演绎出动人的爱情故事，使得元宵节平添了无限温柔妩媚的色彩。

所以，对于女人来说，尤其是对于古代的女人来说，元宵节是一个心向往之的日子。

看《金瓶梅》，在第十五回“佳人笑赏玩灯楼”中，吴月娘率领西门家里的许多女人去赴李瓶儿的元宵宴会，李府的楼檐前挂着湘帘，还有彩色的灯笼，女人们“头上珠翠堆盈，凤钗半卸，俱搭伏定楼窗观看”，只见“那灯市中人烟凑集，十分热闹。当街搭数十座灯架，四下围列诸般买卖，玩灯男女，花红柳绿，车马轰雷……”这些描述详细记录了当时女人在元宵节游玩的情景。在那个元宵节，“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，娇绿缎裙，貂鼠皮袄。李瓶儿、孟玉楼、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，蓝缎裙。李瓶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，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，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……”这样的装束非常细微地展示出了女人的个性和喜好，也展示了当时这些女人迎接元宵节的愉悦心情。

李翠微是明朝末年的一个才女，她写有《正宫·山渔灯犯·元宵艳曲》的散曲，其中的第一支曲子是这样写的：“灯如昼，人如蚁，总为赏元宵，妆点出锦天绣地，抵多少闹嚷笙歌喧沸，试问取今夕是何夕。这相逢忒煞奇，轻轻说与他，笑声更低。虽则是灯影堪遮掩，也要虚露容光惹是非。爱杀你，果倾城婉丽，害相思，经今日久，甫得效于飞。”这是一对有情人在元宵节甜蜜幽会的情景和心境。女人勇敢、大胆、婉丽。清朝初年的王端淑在《明代妇女散曲集》中说，李翠微是陕西米脂人，是闯王李自成的女儿，这更让李翠微的元宵节多了一种神奇的色彩。

宋朝的朱淑真却在元宵节之夜流着惆怅的泪：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失意女人的落寞与伤感在字里行间洋溢，让人惋惜和慨叹。



若芬没打招呼就悄悄离开了公司

过了三天，招聘翻译和秘书的广告，白纸黑字，还是贴在了工厂的大门口。

广告贴出的第三天，公司就招了个秀美的女翻译，坐在若芬办公桌旁的另一张桌子边。

又过了三天，若芬终于回来了。这一上午，我都在提心吊胆地想着她。

中午吃完饭，我和若芬没有离开餐桌。

“阿芬，你女儿还好吧？”

“好了，发高烧，打了半个多月吊针，现在我妈带她了。”

“你工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先混着吧，找到新工作再说，我现在需要钱，孩子这次生病花了四千多块，刚存的一万多，又去了一大块。”

若芬的工作被人顶了，新的工作又没给她安排。

在公司，人人都以忙为光荣。忙，说明你负担的工作多，责任重，受老板重视，有大好的前途，因此，人人都羡慕你，想靠近，巴结你。一旦清闲下来，老板不再排你工作干，或少排你工作干，就说明你在这玩完了，老板要炒你鱿鱼了，原来那些热情的脸，就会变得冷淡，倨傲，不屑。这时知趣的，不等老板发话就该自动辞职，保个颜面走了。

中午，下班时间一到，我就等在办公室门口和她一起走。晚上下班也陪她到宿舍门口。我不想让她一个人进进出出，显出孤单落寞的样子。

我要富贵 (二十一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
叛和纠缠

有一天，她笑了笑对我说：“叶子，你不用这么紧张，这么为我担心，没事的，比这难得多的事我都经历过，这不算什么。公司能够让我坐在那里，给我发工资，算是对我很宽大了。进厂时，我签了合同，病事假超过三天，算自动辞职。我不想为了争口气而丢掉这个月的工资，另外，还有一千元押金。何况，我还没找到工作，我不想损失太大。”

听她这么说，我相信她是真的想开了。

每月15日，是公司发薪日。这天中午，不见了若芬，我的心中有种重重的失落感。

我一直有种预感，没准哪天她就会走，却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快，这么干净利索，一声不响。

我以为，她走之前，最少也应该和我打声招呼，和我告别一声。我有些不甘心。

傍晚吃过晚饭，我径直到了宿舍区，打开了我和若芬共有的那间宿舍的门。她的床上已是

我要富贵 (二十一)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一)

林雪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说道：“你心里有什么事，能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“阿峰走了，若芬今天也走了，我觉得在那做没什么意思了，我也想走。”

李伟沉默了一会儿，伸手扶住了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叶儿，别傻了，你抬头看看这天上的星星。”

我抬起头望向天空，第一次，我发现海口的天空，是那么湛蓝，那么纯净，那么幽远深邃，满天的星星闪烁在这深蓝的天空中，像熠熠璀璨的钻石。

“真漂亮！”

我由衷地赞叹。

“你看那颗流星。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向远空望去。只见一颗流星，在天幕间划过一道长长的美丽光弧，似乎在向我飘来，可是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那些星星还在天上闪闪烁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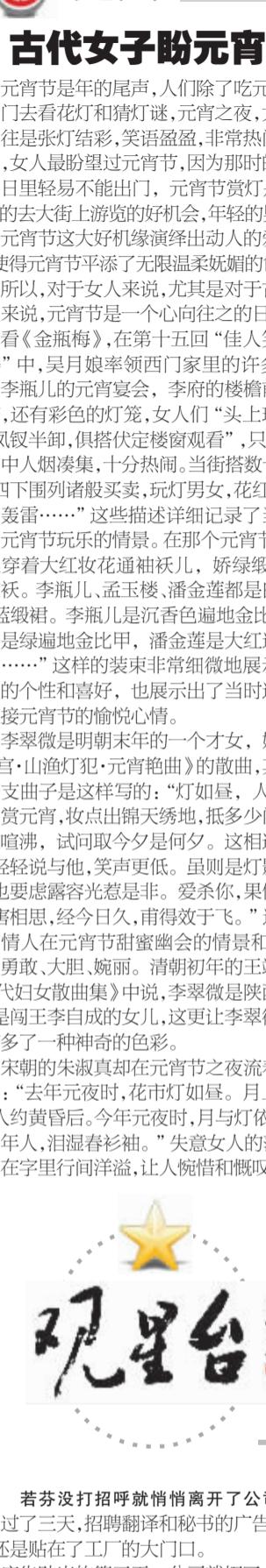
“很美，是不是？可是这颗流星消失了，是不是所有的星星都要跟着坠落消失呢？”

李伟的声音很温和。

我明白了李伟的意思，沉默着不说话。

“在这宇宙中，每一颗星星都有它自己的轨道，有的星星在这里坠落了，消失了，也许在宇宙的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它们又安定下来，又找到了自己新的轨道，运行了。”

李伟的一番话把我的忧愁之情一扫而光，心情豁然开朗起来，一股依恋欣喜之情从心中油然而生。我微侧着头，凝视着李伟，在朦胧的星光下，他那略显瘦削的脸庞，是那样俊秀，英气逼人。



每逢佳节 回王吴军

古代女子盼元宵

一直很喜欢一句禅语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当我们的眼前有花开放，花便是我们灿美的世界。花谢花又开，岁月无尽。这里的花，我想绝不仅限于根在尘埃之中的花。譬如烟花，也当列属其中。

春节元宵节之间，是烟花盛开的时节。

就在几天前的一个夜里，我曾和一个女孩一起，看了一场烟花的盛开。

女孩儿是我老家的女孩儿，从小就很刚强，但并没有得到生活的厚待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母亲因病离世。那时她才十岁，上面虽有两个兄长，但从此家务活几乎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。这还不算，初中上完，父亲干脆就让她辍学在家了。从此女孩儿也就像大人似的，操持着家里四个人的吃吃穿穿了。母亲走后，女孩的父亲一直也未能找到合适的对象，渐渐地竟酗酒成性了。整天家里人来人往，让女孩不得消停。



草堂文画 回冯杰

内心的童年

每一个作家的内心都保留着一片童心世界，自觉或不自觉的，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记忆里永远潜藏着一个长不大的童年，坐落着精神上的故乡。

这个家园让作家能隐隐听到一种召唤，湿润的，让人一次一次地往返其中，乐而不惫，去挖掘那取之不尽的宝藏，去触摸那随处可见的感觉，凭着这种资源，让作家超越时空，返回内心深处，找到纯粹与明澈，找到稚拙与智慧，在那些真实的或延伸的细节里留恋，顺流而下，抵达生命的内核，用这种记忆的写作方式，去释放对生命洞察幽微的理解与感悟，并寄予着作家对生命的热爱与期望。

剪朵烟花开指间

可女孩儿不是寻常的女孩儿，虽然人不上学了，心却还在书上。她曾多次向我找过高中的各科教材。说是自己太闷，没事时随便看看的。其实她的心，我懂。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老家人说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女孩儿为了让心远离家里的喧嚣，常常躲到红薯窖里看书。

真的如烟花一枝，女孩儿把自己紧紧束缚沉寂了四五年，一点芳心终未成灰，女孩儿去年参加高考，竟以652分的成绩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！消息传开，女孩儿就像夜空里突然盛开的一朵璀璨的烟花，人人仰首注目艳羡。

春节回老家，去看亦是回家过年的女孩儿，我不得不惊叹女孩儿的心境了，言语间平静得如烟花消散后的夜空，全没有个别得志青年的自矜，她的心早已走出了曾经成功的那片霓彩云烟。

女孩儿的家，依然有人在喝酒划拳。那是因为女孩儿的父兄还沉浸在家有才女的荣光里呢。离开时，女孩儿送我。那时，外面的烟花开得正灿烂。朵朵簇簇，烛夜如天。对此，女孩儿淡淡地说，无根之花，开得越高，凋零得就会越快，烟花不堪剪啊……

女孩儿的话，真的不错。不过，换一个角度，人世间，生命的尽头其实都是一缕渐行渐消的轻烟，在那个结果来临之前，难道我们不该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开出一朵朵照彻人生的烟花？奋斗、成功是人生的烟花正如太阳星星是宇宙的烟花；人生的底色是孤寂苦难正如宇宙的底色是冰冷黑暗。如此，只有烟花，才会给它们带去光明和温暖。烟花不是没有根，它的根在我们的心田，烟花可种；烟花也不是不堪剪，你看，眼睛的剪刀剪过，电脑前，它正开在我的指间……

万家灯火 回秦若水

元宵节快乐，元宵不快乐

裹裹的烟气上升，我叹了口气，那雪白的元宵就出现在我眼前。它们在平底锅里快活跳跃、翻滚着，这一只只雪白的膨胀的“鱼”勾得我垂涎三尺。

我马上给友飞了一条短信：“提前祝你元宵节快乐！”

友很快地给我回了短信：“元宵节快乐！元宵不快乐！元宵即将挨吃，很忧伤很害怕。”看着短信，我不由得向那欢快的“鱼”们望去：过不了几分钟，你们就将被风卷残云般地吞没，你们忧伤吗？你们害怕吗？

也许是友的短信让我心生怜悯，我望着青花瓷碗里盛着的几个元宵，却迟迟不肯动匙，倒想到了一句话：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泥巴。如果按友的逻辑，那么小鱼不快乐，虾米不快乐，泥巴不快乐，它们都被忧伤和害怕围绕着。想想也是，如果一条新鲜的生命生活在忧伤和害怕之中，时时担心有被人鱼肉的忧患，那还有什么快乐可言？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“五个需求层次”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安全需求是根本的。那快乐的唯有大鱼了，可是如果没有了泥巴、虾米、小鱼，那孤孤单单的大鱼又怎么能快乐起来呢？再说

了，大鱼恐怕也得时时担忧有更大的鱼来侵食它吧。

看来，二律相背这把“飞刀”不仅狠、准，而且无处不在，就像我们元宵节快乐，元宵不快乐一样。其实，我觉得在元宵节里，元宵也应是快乐的。想那个带着仙味的久远的元宵佳节，一个小孩儿误食吕洞宾的一颗元宵，吐入西湖湖底，却落入湖底修行的小白蛇口中，竟助它功力大长。知恩善报的小白蛇修行千年，仍不忘追根溯源，穿破时空，苦苦追寻当年那小孩儿，终于在西湖畔边，与那几世轮回的许仙结了佳缘。看来是元宵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！这样想来，元宵肯定不会忧伤、害怕，说不准还会微笑领首呢。

其实，在纷杂的社会中，每个人都在二律相背中沉浮：乐观、悲观；明朗、阴暗；自信、自卑；坚持、放弃……而引导自己、战胜自己的往往是自己心中的善意和进取。如果有不倒的信念，什么样的忧郁都会烟消云散，什么样的焦虑都会变得气定神闲。

为自己找了一条这么好的理由，我便很恶俗地给友回了个短信：元宵节元宵将快乐无比，快来大快朵颐！

空空如也，只有空空的床板床架立在那里，使这间18平方米的屋子，陡生一种荒寂感。

我来到书桌旁，企图找到她留给我的片言只语，然而没有。也许只有成功得意的人，走的时候，才会有热闹辉煌温馨动人的告别酒会。对于一个失败失意的人，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，有的只是悄悄地走，在心里默默地告辞了。

在这傍晚的半明半暗的屋中，我暗暗对自己发誓，这一生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人，一定不要失败。失败的人太可怜了。

晚上下班，我回到家，李伟在教那几个学生学电脑。我没有进屋，今晚我觉得那间屋子太小，太憋闷，就坐在廊檐下乘凉。

到了十二点，学生下课出来，李伟也跟出来，见我一人坐在廊檐下，有些吃惊：

“咦，叶儿，你怎么不进屋？”

我没出声，只摇了摇头。

李伟走过来，倚在栏杆上，伏在我的身旁，

说道：“你心里有什么事，能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“阿峰走了，若芬今天也走了，我觉得在那做没什么意思了，我也想走。”

李伟沉默了一会儿，伸手扶住了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叶儿，别傻了，你抬头看看这天上的星星。”

我抬起头望向天空，第一次，我发现海口的天空，是那么湛蓝，那么纯净，那么幽远深邃，满天的星星闪烁在这深蓝的天空中，像熠熠璀璨的钻石。

“真漂亮！”

我由衷地赞叹。

“你看那颗流星。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向远空望去。只见一颗流星，在天幕间划过一道长长的美丽光弧，似乎在向我飘来，可是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那些星星还在天上闪闪烁烁。

“很美，是不是？可是这颗流星消失了，是不是所有的星星都要跟着坠落消失呢？”

李伟的声音很温和。

我明白了李伟的意思，沉默着不说话。

“在这宇宙中，每一颗星星都有它自己的轨道，有的星星在这里坠落了，消失了，也许在宇宙的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它们又安定下来，又找到了自己新的轨道，运行了。”

李伟的一番话把我的忧愁之情一扫而光，心情豁然开朗起来，一股依恋欣喜之情从心中油然而生。我微侧着头，凝视着李伟，在朦胧的星光下，他那略显瘦削的脸庞，是那样俊秀，英气逼人。